



葡萄牙修女的情书

Letters of A Portuguese Nun

Myriam Cyr

[加]蜜莉安·席尔 著 钟玉珏 陈秀云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聖經(約13)目錄第五等圖

文字，拉丁文，英語，法語，德語，俄語，西班牙語，義大利語，希臘語，土耳其語，波斯語，

(英文典故)

中古時代的一般書籍

葡萄牙修女的情書

Letters of A Portuguese Nun

[加] 蜜莉安・席尔 著 钟玉珏 陈秀云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葡萄牙修女的情书 / [加]席尔 (Cyr, M.) 著; 钟玉珏, 陈秀云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3
(精典文库)

ISBN 978 - 7 - 305 - 05806 - 6

I. 葡… II. ①席… ②钟… ③陈… III. 传记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5676 号

Myriam Cyr

Letters of A Portuguese Nun:

Uncovering the Mystery Behind a 17th Century Forbidden Love

Copyright © 2006 Myriam Cyr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by NJUP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Miramax Book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8-408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版人 左健 [左 健 王玉璐 钟玉珏 陈秀云 安萍董军]

丛书名 精典文库

书名 葡萄牙修女的情书

著者 [加]蜜莉安·席尔

译者 钟玉珏 陈秀云

责任编辑 黄隽翀

照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

印刷 南京京新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625 字数 128 千

版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978 - 7 - 305 - 05806 - 6

定价 16.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电子邮件 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nupress1@public1.ptt.js.cn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图 / 马蒂斯

难道我会不晓得，一颗曾经爱过的心，永远不会忘记那一份未知又得
不到的感情吗？

——玛丽安娜，“情书五”

打破禁忌的爱情一定会招致社会反弹与发难。

不过爱情毫不在乎，因为不同于偏见，爱情没有束缚可言。



葡萄牙贝雅的圣母怀灵修道院十七世纪末的精致剪纸。

夏密伊第一次踏入修道院时，玛丽安娜或许就是奉上以这类剪纸装饰的修道院糕点招待。

原因，Grainger (1997) 指出，从吉耶哈格 (Augusta M.) 到安雅 (Ana) 与卡洛斯 (Carlos) 的婚姻，是当时葡萄牙王室的一件大事。吉耶哈格是葡萄牙王室的公主，她的丈夫是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四世，两人于一六二九年结婚，吉耶哈格在葡萄牙的居所是贝雅修女院 (Convento de Santa Clara da Beira)，而她的丈夫费利佩四世则住在马德里。

作者小记^①

① 有关《葡萄牙情书》的研究与书籍繁不胜数。在法国，以德罗弗赫、卢周为首的学者，支持吉耶哈格才是《葡萄牙情书》真正的作者，两人于一九六二年出版的著作《吉耶哈格作品集》奠定后续研究的基础；而力主情书是凭空捏造的学派，也援引此书捍卫其论述。两位作者陆续又发表了相关论文与书籍，但我引述的内容以一九六二年的著作为主。在葡萄牙，达·冯塞卡 (Antonio Belard Da Fonseca) 一九六六年的著作《玛丽安娜：贝雅修女与葡萄牙情书》(Mariana Alcoforado, a Freira de Beja e as "Lettres Portugaises") 反驳德罗弗赫与卢周的论述（不过情书的写作风格，他和两人意见一致）。该书一网打尽和玛丽安娜相关的资料，可惜未译成法文与英文，因而未能发挥应有的影响力。

有关玛丽安娜生平的研究，首推四本葡萄牙文著作。一八八八年出版的《葡萄牙修女玛丽安娜》(Soror Mariana, A Freira Portuguesa) 是第一本证实玛丽安娜确有其人的重要著作。一九四〇年利贝洛 (Manuel Ribeiro) 出版的《玛丽安娜修女之生与死》(Vida e Morte de Madre Mariana Alcoforado) 适逢玛丽安娜三百岁冥诞。第三本是达·冯塞卡一九六六年的作品。最后一本《玛丽安娜修女与怀灵修道院生活纪实》(Convento de Soror Mariana Alcoforado, Real Mosteiro de Nossa Senhora da Conceição)，出版于一九九四年，详细记载修女的生活作息。这四本书都未译成英文或法文。

有关夏密伊年轻时的资料可在波瓦的著作《青年夏密伊》(La jeunesse du Maréchal de Chamilly. Notice sur Noël Bouton & sa Famille de 1636 à 1667) 与《三位夏密伊》(Les trois chamilly pendant et après la guerre de dévolution 1667—1671) 找到答案。

我也在英国、法国以及葡萄牙的史学家著作里，找到葡萄牙生活的相关细节。

英国史学家包括：柯贝奇 (John Colbatch, 1664—1748)、裴皮斯 (Samuel Pepys, 1633—1703)、布雷斯特吉 (Edgar Prestage, 1869—1951)。此外，罗伯特·索斯威爵士 (Sir Robert Southwell, 一六六七—一七三五年英国驻葡萄牙大使) 的书信也提供充分线索，目前藏于大英博物馆。

法文著作当中，达布朗库提供了夏姆伯格在葡萄牙期间的第一手资料，成了确认夏密伊在贝雅 (1666—1667) 行踪的重要资料。另外两本法文参考书籍是维托神父 (Vertot, 1655—1735) 的著作《葡萄牙革命史》(1689) 以及杜穆里耶 (Dumouriez) 将军 (1739—1823) 的手稿。后者详细记载了夏姆伯格参与的葡萄牙战役。巴邦取得优先出版权的相关文献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与 Minuterie Centrale。另外我也从里斯本国家图书馆找到诸多原始史料，包括十七世纪葡萄牙日常生活面貌、王室赦令、阿方索国王以及裴德洛国王婚礼、摄政王太后葬礼等。

许多有趣、耐人玩味的细节与人物纷纷现身，但因为分量不是那么重，所以把他们写在以下注释。我直接引述某位作者的意见时，会清楚标明出处。

我在加拿大蒙特罗的四分钱剧院(Four Penny Theater),因缘际会与葡萄牙修女玛丽安娜(Mariana)的书信有了第一次交集。当时台上演员以法文朗读剧本版书信,深受感动的我,当下决定动笔翻译。那阵子我住在伦敦,是国立皇家剧院的演员,接下来六个月,一有空就埋首字典与玛丽安娜的文字。幸好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这些书信如此出名,也没听说法国一些杰出女星曾担纲演过玛丽安娜的角色,更不知道这些书信早被译成英文等多种语言。早知如此,我可能不会如此斗胆,完成这趟重要的心灵之旅。

我诚请优秀导演丽莎·佛瑞尔(Lisa Forrell),指导演员朗读玛丽安娜的情书。朗读团后来有机会在伦敦一间酒吧楼上的小剧场表演,并受邀参加纽约文化节活动。一位编辑看完表演,非常感动,问我可否考虑把玛丽安娜的故事写成书。我没写过书,所以犹豫不决。

某晚,雷雨交加,观众屈指可数。表演近尾声,我口述自己对玛丽安娜甚少的认识——这人确实存在,但近年来,不少人笃信书信是出自一位男性之笔。当晚一位布鲁克林的年轻女裁缝冒着风雨,跑来剧院欣赏朗读,并在闭幕后哭着到后台找我。她刚与男友分手,玛丽安娜的书信说中她心里无法形诸于文字的痛,一想到有人怀疑书信作者不是玛丽安娜,她就难掩愤怒。我则感慨人们对女性的声音常常充耳不闻。三百年来,被玛丽安娜的文字感动的人数不知凡几,玛丽安娜却仍无机会站出来为自己发声。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导演好友佛瑞尔及布鲁克林女裁缝,更重

要的是献给玛丽安娜。我事前完全没料到，她会引领我走入一个匪夷所思的世界——危险、神秘而引人入胜。

我花了三年时间勤读资料，发现历史记载的可信度令人摇头。事件始末因为消息来源不同，说法各异。有时明明是同一事件，年份却有多个版本，甚至连主角性别都不统一。有鉴于此，为了拼凑还原某事件的真相，我至少钻研三到四份资料。只要有机会，一定参考原始文件。由于日期不统一，名字拼法也不同，经常只有姓，鲜少附上全名，所以我尽量统一提供现代英文拼法。

在玛丽安娜那个时代，男士若直盯女士看，表示郎对妹有情。妹若有意，可回眸看男士一眼。这是葡萄牙当时的习俗。

这部作品讲的虽是真人真事，但在读者展读序曲与正文之前，容许我暂时天马行空。诚如玛丽安娜在信上所言：“我无法守口不说。”

，二十一世纪初，孩子很西布一画部，美日韩新从幕幕障及不
如，七手五首，奥匈被学险叶学声，口声不曾能与，日本味禁之离
，多情歌闻此是空器，以不身相闻，量大也太能深，一挂春归

葡萄牙，一六六七

黑粉长火一聚生，紫粉飞青碧耳，鼠平鸽青飞青脚底
，是十到科内特和再端，才子不耐多，身身降受生日，又复如市光意
，一挂春归，一挂春归，一挂春归，一挂春归，一挂春归，一挂春归，一挂春归

法军沿着修道院外墙骑马匆匆而过，急于赶回营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回到贝雅，接下来将移往他地，参加下一场战役，个个精神亢奋。

修女玛丽安娜和军官夏密伊已分开一阵子，她迫不及待等他回营。他在修道院外墙附近停了下来，稳住坐骑，抬头静静盯着她看。在这葡萄牙冬阳露脸的下午，她敏锐的感官被迫正视被眼前男子唤起的情绪。在此之前，她一直压抑着自己，但恐惧与喜悦来势汹汹，泉涌而出，泛滥全身，毫无招架之力的她只能坦然面对。她与男子互看，浑然忘了周遭，忘了两人绝不可能有未来。在这目光短暂交会的时刻，一切事物都起了变化，她终于感到尘埃落定。

他策马转身离去，打断短暂的交会，她把一只手置于厚墙上，愧对修道院的罪恶感油然而生。入院剪去头发那一刻，她并不觉得是强迫背负的重担，反而认为是命运的安排，因为自己的性别与战争之故。和所得相比，她认为这代价微不足道。

不久前弟弟从战场归来，带回一把西班牙剑，剑锋独一无二，两刃锋利无比，让她赞不绝口。弟弟把剑借她试握，拿在手上，她立刻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但同时也感到一股空虚与摊牌的杀气，咄咄逼人之气让她稍稍颠踬了一下。

面对眼前广袤的平原，她再度有了犹豫。生平第一次认清黑色头巾的意义：自由受到束缚，爱情不可求。她所珍视的修道生活自此成了双面刃，就像那把西班牙剑。

她觉得，如果一切顺利，自己就该抛开一切，成为一名女修女，过一种清贫而快乐的生活。

她觉得，如果一切顺利，自己就该抛开一切，成为一名女修女，过一种清贫而快乐的生活。
她觉得，如果一切顺利，自己就该抛开一切，成为一名女修女，过一种清贫而快乐的生活。
她觉得，如果一切顺利，自己就该抛开一切，成为一名女修女，过一种清贫而快乐的生活。
她觉得，如果一切顺利，自己就该抛开一切，成为一名女修女，过一种清贫而快乐的生活。
她觉得，如果一切顺利，自己就该抛开一切，成为一名女修女，过一种清贫而快乐的生活。
她觉得，如果一切顺利，自己就该抛开一切，成为一名女修女，过一种清贫而快乐的生活。
她觉得，如果一切顺利，自己就该抛开一切，成为一名女修女，过一种清贫而快乐的生活。
她觉得，如果一切顺利，自己就该抛开一切，成为一名女修女，过一种清贫而快乐的生活。
她觉得，如果一切顺利，自己就该抛开一切，成为一名女修女，过一种清贫而快乐的生活。
她觉得，如果一切顺利，自己就该抛开一切，成为一名女修女，过一种清贫而快乐的生活。
她觉得，如果一切顺利，自己就该抛开一切，成为一名女修女，过一种清贫而快乐的生活。
她觉得，如果一切顺利，自己就该抛开一切，成为一名女修女，过一种清贫而快乐的生活。
她觉得，如果一切顺利，自己就该抛开一切，成为一名女修女，过一种清贫而快乐的生活。

书名和署于首本图书的日期，都是由图书馆员填写的。第一册
扉页右上角有馆藏的墨迹，是这样写的：‘借阅期从一月一日开始，
至一月三十日止’。在右下角印有‘图书馆员’字样。

序曲

书信，是人类最古老、最普遍的表达情感的方式。书信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它记录了历史，也记录了人们的生活。在现代社会，虽然电子邮件和短信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书信，但书信仍然是我们了解历史、感受人性的重要途径。

一六六九年，巴黎一家知名书商出版了一本袖珍书《葡萄牙情书》(*Portuguese Letters*)，收录五封不合当时社会礼教的情书，执笔者是一位葡萄牙修女，收信人则是一位法国军官。两人情愫始于书信付梓前数年，在葡萄牙争取独立期间萌芽开花。书商偶然间发现这些书信，看准会大卖，遂将书信付梓成册。传闻中的男主角当时人适巧到外地参加战役，不在巴黎。

书信甫一问世，巴黎人为之惊艳，没想到一位修女可以如此率直、精辟又深入地谈论爱情。当时巴黎的上流阶层都对她赞不绝口，书一上架立刻被抢购一空，短短数周，就出现盗版。书本袖珍易藏，对十七世纪法国巅峰时期(grand siècle)无拘无束的浪荡生活投下一道自觉之光；影响所及，连男女之间微妙且脆弱的平衡关系都受到了威胁。

男主角回到巴黎，发现身边不乏适婚年龄的名门之女频频对他示好。书中女主角到底是哪位修女依旧成谜，因此社会涌起一

股暗流，质疑书信的真实性。被对号入座的法国军官不置可否，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这段恋情。短短数月，质疑声浪前仆后继，直指修女不可能写得出如此热情澎湃的情书。

直到一八一〇年(亦即近一百五十年之后)，一位和书中女主角隶属同一个修会的修士才出面，公布这位修女的名字。这位名叫布瓦索纳德(Jean-François Boissonade)的圣方济会修士博学多闻，因推崇希腊女诗人莎弗(Sappho)的作品而成名。他以笔名“欧米加”(Omega)在《帝国日报》(*Journal de l'Empire*)发表短文：

众所周知，这本充满智慧又洋溢热情的书信集，系一位葡萄牙修女写给法国某位夏密伊军官。译文由吉耶哈格(Guillerauges)或苏布里尼(Subligny)执笔。为该书编列书目的学者无从得知修女的真名，我倒是可提供线索。我买到的版本有段摘记，不知是谁写的，上面写道：“情书作者是玛丽安娜·艾尔科佛拉多(Mariana Alcoforada)^①，她是埃什特雷马杜拉(Estremadura)跟安达鲁西亚之间贝雅(Beja)的修女，收信人是夏密伊伯爵，当时惯称圣雷杰(Saint-Léger)伯爵。”……外界应会原谅我这次的莽撞之举，毕竟这些信件已有一百四十

^① 葡萄牙文姓氏中，a 结尾代表女性，o 结尾代表男性，所以艾尔科佛拉达(Alcoforada)才是女主角姓氏的正确拼法。不过为避免葡萄牙文以外的读者混淆，出版商习惯用“艾尔科佛拉多”(Alcoforado)称呼女主角。

百年历史，足以让恶意的耳语或抹黑就此打住。^① 葡萄牙学者努力在文献中爬梳，终于找出证据，证明玛丽安娜确有其人，而非虚构。学者、艺术家纷纷出面站在她这边：莫狄里亚尼（Modigliani）、马谛斯（Matisse）、布拉克（Braque）等画家尝试勾勒她的长相；诗人里尔克（Rilke）与小说家史丹达尔（Stendhal）推崇她；女诗人伊莉莎白·巴蕾特·白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备受肯定的《葡萄牙人的十四行情诗》（*Sonnets from the Portuguese*）据悉亦是从这些书信撷取灵感。^② 直至今日，有关男、女主角的真实身份依旧争论不休。大量书籍与学术论文断言书信绝非女性所著，而是一位法国贵族受朋友激将，在不服输的情况下虚构而成的作品。这位贵族以创作“男女配”浪漫游戏的情诗，在朋友圈颇有名气。

支持这论点的法国学者包括卢周（Rougeot）与德罗弗赫（Frédéric Deloffre）。两人主张：“玛丽安娜绝非作者，因为《葡萄牙情书》若真是没读过多少书、没见过市面的修女在修道院完成的呕心之作，等于承认女性凭着本能与热情，就可完成一本超越法国黄金时期一流文豪的旷世佳作。”^③

历史提供不同的看法。二十六岁的玛丽安娜是修道院的抄写

^① Journal de l'Empire, 5 January 1810, in Claude Aveline's book *Tout le rest n'est rien*. Mercure de France, Paris, 1951.

^② Deloffre, Frédéric, *Lettres*. Classique Garnier; Paris, des Saints-Pères, 1962, p. 1.

员，在修道院地位崇高，备受敬重。当时葡萄牙与西班牙正在打仗，隐身修道院的玛丽安娜反而享有高于其他女性的行动自由。碍于身份，俗世的男欢女爱是她唯一无法驾驭的领域。然而多亏了她，世界文坛方能出现一件旷世至宝。花了数月完成的五封信，娓娓道来注定没有结果的爱情，笔触之细腻，用字之精准，即使过了三百年，依旧令人津津乐道。

男、女主角的家世和书信一样精彩，当事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同样引人入胜。法国军官与葡萄牙修女相识时，英国宫廷流泄着的是普塞尔(Purcell)的音乐；在阿姆斯特丹，维米尔(Vermeer)即将画出生平最有名的作品《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法王路易十四正带领法国走向盛世，盛宴上芭蕾女伶为法王展现曼妙舞姿。玛丽安娜处于暴戾乖张的乱世，政治人物随心所欲，朝臣野心勃勃，在左右她的命运。

尽管学者们现在承认玛丽安娜确实存在，但多数人认为书信作者不是她，而是一位男性。

中世纪信奉的奥卡姆简化论(Occam's razor)主张，最简单的解释往往是最好的解释，可供读者参考。

以下章节将探讨男、女主角所处的大环境。

目 录

作者小记	1
葡萄牙,一六六七	1
序曲	1
第一章 玛丽安娜的世界	1
第二章 战争、政情、法军	17
第三章 爱情,偶发的意外	36
第四章 幽会场所	55
情书	73
第五章 归国	101
第六章 夏密伊	122
第七章 情书真伪与争议	130
第八章 玛丽安娜	147

目 录

- 自此之后 152
艾尔科佛拉多家族族谱 162
夏密伊家族族谱 163
爱情三十二问 165
情诗男女配 168
参考书目 171

第一部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选读

第一章：《诗经》与《楚辞》

第二章：《左传》与《国语》

第三章：《史记》与《汉书》

第四章：《三国演义》与《水浒传》

第五章：《西游记》与《金瓶梅》

第六章：《红楼梦》与《儒林外史》

第七章：《朝花夕拾》与《呐喊》

第八章：《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

第九章：《女神》与《红烛》

第十章：《女神》与《红烛》